

芳邻

文/曾勇

一

这是仲夏天燥热的黄昏,一个绿衣女人骑着一辆橘红色电动车几无声息地从赵志高身旁掠过,随即在前面的楼道口停下了。电动车的脚踏板上搁着两塑料兜东西。俯身将车上的东西转移到地下时,女人腰际因为那浅绿色衬衣往上滑动晃出了一截白生生的肌肤。虽然只是一瞬间,但赵志军心里仍不免一动。很快,他便发觉那女人的形态举止很有些熟悉;再近,他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:“噢,这不是张晓琳吗?”

“赵志军,是你呀!”对方这时刚刚锁上电动车站起身来,同样是满脸的欢喜。

赵志军惊喜中夹裹着疑惑: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?”

张晓琳说:“怎么跑到这里,我家住在这里呀!”

“你家住这里呀?”赵志军禁不住瞪大了眼睛,“我家也住这个单元,怎么上楼下车的没看到你呢?”

“是这样,我们家上个礼拜天刚刚搬过来,租的房子。原先那宿舍楼因为搞城区改造拆掉了,新的住宅楼又还没做起来,只好临时租屋住……”

“等等等等。”赵志军忙不迭打断她的话:“你们家租的不是405吧?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哟呵,我们是隔壁邻居呀!”

“怎么,你家住406啊?”张晓琳惊讶道。

“可不是!我家隔壁那上海佬搬回老家住去了,我猜你们租的就是他那套房子。”

接着,赵志军很自然地拎起了张晓琳脚下那袋10公斤装的奉新大米。张晓琳这时也不客气,弯腰提起相对较轻的那个装着蔬菜的塑料兜,与他一道闲聊着上了楼。

赵志高和张晓琳相识于两年前。前年夏天,他俩被各自单位派往省城参加同一个学习班,在那风景优美的青山湖宾馆住了足足三个礼拜。学习之余,大家的活动多半是以地域划圈子,因而本市派去的九个学员很快就都熟悉了。不过,赵志军和张晓琳之间的熟悉可不同于一般。本市五个男学员,除赵志军外全是“麻坛”健将,他们四个常常聚在住所不知疲倦地搓牌;而四个女学员中,又数张晓琳最不喜欢逛街,于是赵志军与张晓琳便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两人有时呆在宾馆里海阔天空地闲扯,有时结伴去青山湖畔那蜿蜒洁净的小道上散步。学习班临结束的那个星期天,赵

志军还邀张晓琳一道乘坐公交车去市郊一个西瓜种植园买瓜吃。也就是从那天起,赵志军的心里忽然鼓荡起了一种久违了的初恋般的感觉。不知不觉间,赵志军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张晓琳那种凝眸远望的神情,爱听她那清脆悦耳的话音,还有她俯身挑拣西瓜时腰间露出的那一截白皙细嫩的肌肤,看上去令人禁不住心旌摇荡、浮想联翩。赵志军隐隐觉得,他和张晓琳之间似乎要发生一点什么了。然而,不待他们之间发生什么,学习班便无可挽留地结束了。

“晓琳,记得我俩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吗?”来到张晓琳家,在客厅沙发上刚一坐下,赵志军便问。

“两年零一个月。”张晓琳不假思索地答道,一边忙着给赵志军泡茶。

“噢,你的记心蛮好嘛。”赵志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我还以为你不记得了呢!”

张晓琳说:“怎么会不记得呢?我看是你把我忘了,这么长时间,也没个电话打过来!”

赵志军说:“你这不明摆着冤枉我嘛?刚从南昌回来那阵子,我给你打过几个电话,你都没回。”

“当时正好有事,不方便回呗。”

当时不方便回事后可以回呀!这话几乎冲到了喉咙边,赵志军忽一眼瞟到张晓琳脸上蓦地腾起的两团红晕,于是连忙改口打趣:“我还以为你嫌我,怕我缠上你了呢!”说罢,端起杯子呷了一口茶,然后抬起头很认真地说:“哎,晓琳,说句实在话,在南昌参加那三个礼拜学习班,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张晓琳的语调明显柔软了起来:“学习班里那么多人,觉得就跟你说得来……”接着忽然收住了话题,红着脸坐在赵志军斜对面的那张沙发上。

赵志军见状,立刻明白了当初她不给回电话的原因,心里不由得痒丝丝的,但嘴上却一时不知该如何把话头接过去,于是从沙发上站起来,装模作样地四处看看,一边亮着嗓门说:“哎呀,这个世界真是说大也大,说小也小,转来转去,我们两个人竟然又转到了一起,还是邻舍!”

接下来交流起了双方的家庭情况。赵志军老婆陈巧慧照旧在市一中教书,带高中毕业班,近些天正忙着指导学生报考。张晓琳老公周斌也还在开他那土产公司,天天忙得团团转。由于这样那样的考虑,两边家庭眼下都还没要孩子。东拉西扯了一会儿,赵志军琢磨着老婆快要回家了,便起身告辞。张晓琳无疑想到了这些,也不挽留。临离开时,赵志军邀请张晓琳以后去他家“耍”之后,忽又压低声音问伴随着送他出门的张晓琳:“哎,问你一件事,你老公不晓得我们原先认得吧?”

张晓琳说:“不晓得。你老婆呢?”

“也不晓得。”

二

良辰易逝,转眼过去了半个月。一切正如赵志军的设想,通过这些天来的接触,他和张晓琳的关系很快恢复到了两年前学习班时的状态。还有一桩原先没有想到的顺心事,周斌和自己一样,也喜欢下象棋,而陈巧慧跟张晓琳也有个共同爱好,跳健身操。这就使得他与张晓琳之间的交往有了更多的理由和机会。于是两家人“无意”中熟悉了起来,并且很快成了关系“不错”的邻居。

这不,星期六晚上刚一吃过饭,赵志军便兴冲冲出屋敲响了隔壁的门:“周老板,周老板在家吗?”

“在哟在哟。”周斌应声开门,看得出这家伙也是刚刚搁下饭碗,嘴巴还在一动一动地咀嚼食物。

“得闲,杀几盘棋吗?”

“得闲。怎么办呢,就在我家下吧?”

“行!”

于是,两人便拉开架势在张晓琳家客厅茶几上“啪啪”下棋。平心而论,赵志军的棋艺还是很不错的,也比较看重棋盘上的得失,为此还跟好几个棋友红过脸。不过,如今跟周斌对弈,他就不这么计较了,走错了不悔棋,老帅被对方将死了也不着急,呵呵笑着摆好棋子重新开战。此时此刻,赵志军更加注重的是心里头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觉。在这浸润着张晓琳气息的屋子里坐着,看着她在身边晃来晃去地忙家务,赵志军觉得浑身都是舒坦、美妙,还有些许的刺激。

“将!”赵志军正分心捕捉着张晓琳在厨房洗碗的声音,周斌忽然下出了一步卧槽马。

“呵,杀‘闷宫’啊!”赵志军回过神,不由得惊叫起来,盯着棋盘看了一阵,最后不无丧气地说:“没救了,再来,这盘复仇!”

“我猜你就是跑到这边下棋来了!”许是忙完了家务,陈巧慧这时推门进来了:“复仇?复什么仇?又输棋了吧?老输给人家周斌,你还好意思总找人家下棋!”

赵志军一脸的不在乎:“输棋怎么了?输棋更要下,这样才有提高!”

说话间,张晓琳洗完碗从厨房走了出来:“莫理他们。巧慧,我们跳操!”

说罢,两个女人打开录音机,便在一旁跳起了健身操。

“巧慧,我就是记不清动作,上次你教我的《青藏高原》,当时跳得好好的,转身又忘了。”

“不要紧,多学几遍就熟悉了……”

接着两家人一如既往,男的继续下棋,女的切磋健身操。令赵志军事后窃喜的是,这天晚上,由于周斌提议大家一道打扑克,无意中为他提供了机会,使得他和张晓琳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。

那时大约是晚上九点来钟,也许是不忍心看到赵志军一再输棋,周斌忽然建议换个玩法:大家一块打扑克。两家的女人这时已经跳操跳累了,于是一齐响应。打的是两两搭对的“拖拉机”。与“搓麻”一样,也来点小钱刺激刺激。为了两家人的收支平衡,大家决定以性别结盟。刚刚来到张晓琳家书房,与大家一道围坐在那木方桌边打扑克时,赵志军倒也没别的念想,只一心打牌;直至后来有一次,赵志军俯身拣跌落在桌下的一张牌时,忽一眼看到了坐在他右侧的张晓琳的两条腿,心里不由“砰然”一动。以往与张晓琳相处时,他还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张晓琳的身体。(下转第13版)

